



## 印章

吴官正

今天忽然想起印章。打开柜子数了数，有四十多枚。我没有什么爱好，对它们也一样。自己请人刻的只有三四枚，因工作需要刻了五六枚，儿子、儿媳和亲戚大概刻了十多枚，朋友、同事送我的大概也有十多枚。我七十岁了，又不在位，也没爱好，又不拍卖，这么多图章，不知作何处理。

半个世纪了，算起来平均每年不到一个。细细看看，真是五花八门，记载着时间的流逝，记载着职位的升迁，也记载着亲友的情谊。

人与印章差不多，一路走来，也刻了一些痕迹。政绩有一些，败绩也有点儿，主要是看错、用错过人。

这些印章，用过的不到十枚，大多数在柜子里“休息”，实在是浪费。我至今也想不清楚，亲友给我刻图章有什么用处。确实，送来了，我看已刻上我的名字，也就收下了。真要流传出去，也给自己添麻烦，还是本人握着“印把子”牢靠。

我的名字吴官正，“吴”是父亲的姓，“官正”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很土。“正”是家族辈分的排字，这个“官”字中蕴含着一段凄

惨的故事。我出生那年，奶奶遭村里的恶人欺侮，来水叔一怒之下动了手，被告到县衙里，人穷理短，输了官司，被判赔18担谷子，迫于无奈，叔叔卖了壮丁，换回18担谷子。不及半月，叔叔染霍乱身亡，奶奶也因伤心流泪而目盲。我的名字，就是叔叔临走时给我起的，他说，打官司输了，就叫“官正”吧。

“文革”中，造反派要我改名字，我坚决不改。这个名字是我叔叔给取的，我没想过能当上官。我是学理工科的，时代的大潮把我推到了领导岗位上。想起在山东工作的时候，参加“三讲”教育，深化了对政治的理解。我赞成马克思的概括，他认为政治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应用科学：从理论上来说，它是对亿万在“时间这部织机”上奔忙的要素的认识；从实践上来说，它是由这种认识所决定的行动。我能走到今天，是党的如日光辉温暖了我，催生了我，哺育了我；是改革的春风雨露吹拂了我，滋润了我，成就了我。☞

(2008年2月6日)



2015年初，国资委新闻中心召开了一个新书发布会。书名是《一线英雄传》，书里讲述了十三位国企一线职工的故事。其中有被誉为“焊火车的女神”的中国南车集团长江公司株洲分公司电焊高级技师易冉、被誉为“琼海神农”的中化集团中种公司三亚分公司育种专家王榕宁、被誉为“海油蛙人”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海油工程维修公司潜水员楚金勇，等等。之所以称这些人为英雄，是因为这些职工的岗位小，但责任大，贡献大，情怀更大。他们用自己的坚韧、创新和奉献，诠释了“劳动最美丽”与“行行出状元”的朴素真谛。

发布会上，请来了著名作家、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舒乙先生。老先生已经80岁了，但看起来身体很好，雪白的衬衣、大红的毛衣配上深色大